

# 训诂与初中语文教育的历史渊源及当代价值

闫淑惠

**摘要:**作为传统学术的训诂与语文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训诂著作与语文教材、训诂方法与语文教学、训诂内容与语文教学内容及过程都有着诸多联系和一致性。在当代初中语文教育过程中,训诂在汉字学习、文言阅读、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语文教育中应重视训诂、自觉运用训诂方法和知识,引导学生学习语文、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关键词:**训诂;古代语文教育;初中语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228(2017)02-0040-04

**DOI:**10.16826/j.cnki.1009-7228.2017.02.009

中学生接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来自对古典文献的直接阅读。然而,这些文献历史久远,用字用词与当今语文生活已有很大差异,对中学生来说能否读通已是很大的问题,再加上历史、文化等因素,要想正确合理理解更非易事。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对文化的接受、体验和传承。训诂,作为我国独有的学术传统,与古代语文教育有着深厚的渊源。在当代中学语文教育实践中,我们更应回望传统、回顾历史,重视挖掘这一学术传统的当代价值。

## 一、训诂与古代语文教育的渊源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融文、史、哲等多种学科知识为一体,以历代经典文献为主要依据,主要通过诵读、讲授等方式实现对文献文本的认知和深层含义的理解,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思想的传递与文化的传承,实现“文”与“道”的统一。古代语文教育的教材、教法与教学过程与训诂有着直接的联系。

### (一) 训诂著作与古代语文教材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是与“读经学经”融合在一起的。汉代设立五经博士,读经成为走入仕途的途

径之一,读经教育与阅读教学形成合而为一的局面。<sup>[1](P20)</sup>作为儒家经典的“十三经”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语文教材,影响深远。“十三经”中《易》、《书》等著作本身已包含字词的训释等训诂内容,被认为孕育训诂萌芽;《尔雅》对古今异言、方言殊语、各种名物进行系统整理,是重要的汉语分类词典,本身即是训诂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春秋三传”则是依据《春秋》所作的注疏。由此可见,作为古代语文教材的“十三经”与古代训诂联系密切。

那么,为什么这些训诂著作能够担负起充任语文教材的重任呢?首先,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著作中宣扬的思想,与其想要通过文教控制思想意识形态、巩固封建统治的初衷直接吻合。其次,与古代科举制度有关。科举是封建时代读书人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科举提出的“通章句”、“文、注精熟”即是训诂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了顺利通过科举,学校和读书人自然就选择了将训诂著作作为语文教材。统治者的宣扬与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学者围绕经书进行训诂,方便后代学习。无论是对于汉语汉字的训释,还是对于古典文献的追溯,都在有意无意中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收稿日期:2016-11-27

作者简介:闫淑惠,扬州大学(江苏扬州 225002)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DAA080079)。

延续。

## （二）训诂方法与古代语文教学方法

“以形说义”是训诂学常用的一种方法,意即通过字形的分析,来了解所记录词的本义,即体现在造字意图中的基本词义。这种方法也被直接应用于汉字识字教学,因为最早的汉字是根据字义来绘形的。以识字和写字为主要内容的启蒙阶段,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起始阶段,直接关系到此后的读写训练和学生的进一步发展。<sup>[1](P3)</sup>早在汉代,我国识字教学就总结出了“字源识字法”、“字义识字法”等教学经验。“字源识字法”是通过追溯汉字的本源、分析汉字的结构,利用汉字的构字理据识记汉字的方法。训诂经典著作《说文解字》,以六书条例对汉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解说,是分析汉字结构特点的集大成之作,这也成为字源识字教学的权威依据。“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sup>[2](P35)</sup>明代李登编撰《正字千文》把字形相近的词编写在一起,让学生通过区分字形来记忆字体。

训诂常用的考察古代社会的方法与语文教学也是相关的。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词和词义的发展都与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比如“玉”,本身是指一种有光泽、洁白的石头。但由于“玉”从远方传入,是罕见的东西,所以,“玉”被当做是珍宝,还被用于祭祀或者馈赠,贵族们以佩戴“玉”为一种风尚。“玉”从“美好的石头”发展为一切美好的物品的代表,有了“玉食”、“玉女”、“玉音”等说法,从本义发展出引申义。在学习语文教学过程中,为了准确理解古典文献的旨意,也需要了解古代的礼仪、服装、器物、经济发展等社会状况。

## （三）训诂内容与古代语文教学过程

保存在注释书或训诂专书中的训诂内容主要是:解释词义、分析句读、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手段、阐明表达方法、串讲大意、分析篇章结构。汉代儒师指导生徒读经的过程主要是:断句,正音正读,解释词语,解释全句及句群或全章的意义;指出正文的语法修辞特点,介绍与正文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等。通过字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上述训诂内容与教学过程二者在某些说法方面存在一些不同,例如“说明修辞手法”与“指出正文的语法修辞特点”:后者谈到“与正文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前者虽没有明确指出,但我们稍具训诂常识的人都知道考察古代社会本身就是训诂的一种方法。因此,总体上看,训诂内容与汉代语文阅读教学过程基本上是一

致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代阅读教学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文道统一”。古人认为“道”是根本的,“道”需要通过“文”来实现,人们通过“文”理解“道”。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古人指导学生阅读,主张讲解文章的名物、训诂、句读、篇章,使学生充分理解其“文”,同时领会其“道”。元代程端礼说:“每句先逐字训之,然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结一章之意,相接续作去,明理演文,一举两得。”<sup>[3](P7)</sup>古人关于阅读教学的论述,也都与训诂直接相关。从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我国古代语文教学过程与训诂内容一致性程度很高。训诂是中国古代语文教学过程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我们无法设想在中国古代,没有深厚的训诂基础,如何胜任教学工作、实现教学目的!

## 二、训诂在当代初中语文教育中的价值

作为我国古代语文教育重要学术传统的训诂,对于今日初中语文教育来说还有价值吗?价值何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当代初中语文教育的实践与实际出发。

### （一）训诂与初中语文教育中的汉字学习

识字写字教学是语文教育的基础内容,也是整个语文学习的基础。《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对小学各阶段识字写字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初中阶段识字写字提出了总体要求“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 500个左右”,“学写规范、通行的行楷字,提高书写的速度”等。一项对初中生汉字书写情况的调查表明,初中生汉字书写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是经常写错别字,二是间架结构混乱,书写潦草,随心所欲。前者属于常识性问题,后者属于技能性问题。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是表意文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而当前语文教育中的汉字主要是经过简化了的汉字,这些字笔画更为简单,但同时也简化掉了许多造字的理据,学生在认读和书写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

在初中汉字教学中,可以借鉴传统训诂学的方法,对汉字进行字形字义的训释,还原汉字的原生状态,让学生简单了解汉字变化的过程、汉字的造字理据。一是运用训诂“以形求义”方法,提高学生汉字学习的兴趣。“六书”中以“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象形字表示意义最为直接。训诂中的形训,注重从汉字的形体探求本义。例如,“家”甲骨文作

“冢”，很像房屋的样子，后来经过隶变和楷化，才有了今天“家”的写法；意义上，上半部分相当于房屋屋顶，下半部分则代表牲畜，反映了古人对“家”的理解。这样的解释，简单有趣，有利于激发学生汉字学习的兴趣、加深学生的认识、提高汉字学习效果。二是运用训诂“因声求义”方法，提高汉字学习效率。“因声求义”即是从汉字中析出“声符”，以同声符的字为训。例如“政，正也”，“痒者，养也”。汉字形声字占汉字的80%以上，数量很大，学习时可以将声符或意符相同的一组字放在一起学习，批量识读，提高学习效率。例如“顶、项、颈、颇、颌”这些字都与“页”有关，而“页”的本义与头面有关，所以，以上几例也都有与“头部”相关的意思。三是引用训诂知识解释汉字本义，有效避免错别字。例如“即”与“既”，左旁相同，读音相近，极易混淆。两个字都是会意字，“即”本义一个人面向食器靠近即将进食之状，故有靠近、即将、立即之义；“既”本义像一个人吃完饭扭头向后准备离开食器之状，故有完成、既已、既往等义。懂得了这些，就能区分“即使”与“既然”。将对于字义的训诂融入教学，避免了某些模糊的认识或者是牵强附会的解释，便于学生识记汉字，有利于学生正确进行识字写字。

## （二）训诂与初中语文教育中的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教学是语文课程与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文课程与教学寻根溯源、精益求精的殿堂。<sup>[4]</sup>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初中阶段古代诗文共计74篇，占该学段全部选文总数量的37.56%，这些选文文辞精美，格调高雅，既充分反映了古人的文辞与智慧，也彰显了古代优秀文化的魅力。《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在关于阅读的总体目标中提出要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这也是7-9年级阅读教学的阶段目标之一。在当代语文教育中，文言文对于学生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要知道自己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sup>[5]（P135）</sup>

训诂对初中文言文学习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文言词汇的学习。古代词汇数量少，一词多义是常见的现象。传统训诂学从书面语言的形义关系出发，总结出本义、引申义学说，这对于辨析多义词的意义系列、辨析同义词等都很有意义。比如，“兵”，从双手持斤，斤在古代是斧子，当武器用，其本义为武器，由武器可以引申出持武器

的人（士兵）—众多士兵（军队）—动用军队（战争）—战争法则（兵法）。这样，“兵”的词际关系就清楚了，层层引申的5个义项构成了一个系列。这样的解释，前后联系，能有效改变词义分散学习的局面，方便学生学习。此外，训诂学通过连文、变文、对文等推求词义的方法都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言词义。<sup>[6]</sup>二是辨别句读。古文在写作之初，大多是没有句读的。后世为了阅读方便，就标注了句读。但这些句读是否正确？运用训诂知识，可以加以辨别。如《曹刿论战》“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存在两种不同的句读意见。一种认为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一种认为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两种意见，孰对孰错？李运富先生从传统训诂学出发，通过考察古文献相关记载、古车制等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第一种解释，“下视”，往下看，“下”为状语；“登轼”，登上轼板，站在轼上。登轼是古代军事上车站立的必备本领。这种解释符合客观事实和文情语境，是利用训诂解决句读争议的有利例证，也为我们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sup>[7]（P350-351）</sup>三是解决课文注释中的模糊说法。人教版九年级下册《曹刿论战》，文下注释有“败绩：大败”条目。但为什么“败绩”就是“大败”？课文并未说明。邯郸淳《三体石经》：凡循道而行谓之“迹”。如是，则车不能循道而行谓之“败绩”，“绩”应即“迹”字。春秋时代的战争以用兵车进行为主，因此，战争中兵车垮了是最大的败仗，是之谓“败绩”。如此，关于“败绩”的解释就通了。利用训诂知识作出的解释，可以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 三、训诂与语文教育中的传统文化传承

文化学说一般将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个层面。训诂对于初中语文教育文化传承的作用，也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从训诂考释名物出发，我们可以更准确了解古代物质文化。物质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如衣、食、住、行）为目标，既包括人们的生产方式，又包括由人类加工自然物所创造的各种器物，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物质文化构成了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sup>[8]（P4）</sup>《尔雅》中有7篇专门释名物，《释名》、《广雅》等专著，收集古书名物加以训释。从这些训释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物质文化概况。例如，同一个“巾”，古代可以用来指

拭手用的毛巾或盖物用的帕,或戴在头上的幘等不同事物,通过训诂可以加以分辨。二是从训诂出发,继承和发扬古代精神文化。无论是“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伦理规范、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舍身取义的义利观,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古代典籍中都有体现,很多以典故的形式出现。训诂考释典故由来,展现其本身所承载的精神文化,是通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之一。例如“酌贪泉”的典故,出自《晋书·良吏传》,该典故反映吴隐之清廉为官的决心和志向。了解这一典故,对王勃的“酌贪泉而觉爽”的诗句理解就会更透彻了。三是从训诂出发,了解古代的制度文化。所谓制度,就是关于人们(个人及组织)行为的规则,是关于人们的权利、义务和禁忌的规定。这些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准则,集中体现在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sup>[9](P128)</sup>同样是死,天子死叫“崩”,亲王、诸侯死叫“薨”,大夫死叫“卒”,士死叫“不禄”,百姓死才叫“死”,不同的用字用词反映了古代的等级制度。

作为传统学术的训诂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训诂著作与语文教材、训诂方法与语文教学、训诂内容与语文教学内容及过程都有着诸多联系和一致性。当代初中语文教育实践中,训诂对于汉字学习、文言文阅读、传统文化传承

有着直接的作用和价值。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初中语文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重视训诂,正确看待训诂与语文教育的历史渊源及当代价值。鉴于此,语文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地学习训诂,掌握训诂的方法与内容,合理吸收训诂研究成果,发挥传统训诂学术的当代价值。

#### 参考文献:

- [1] 徐林祥. 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 [2] 颜之推. 颜氏家训[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 [3] 程端礼.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4] 王本华. 百年文言文教学的反思与重建[J]. 课程·教材·教法,2015(6).
- [5] 张定远. 重读新课标走进叶圣陶[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 [6] 蔡梦麒. 浅谈训诂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J]. 课程·教材·教法,2011(10).
- [7] 李运富. 汉字汉语论稿[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 [8] 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理论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9] 曾小华. 文化·制度与社会变革[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陈 浮]

##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Chinese Exegesis and Chinese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YAN Shuhui

**Abstract:** As th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Chinese exegesis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origin with Chinese education. Exegetical works and Chinese textbooks, exegetical methods and Chinese teaching, exegetical content and Chinese teaching content and process have many links and consistency. In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exegesis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character learning, classical Chinese reading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Chinese education,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egesis, apply exegesis methods and knowledge conscientiously, and guide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and experience the cha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exegesis; ancient Chinese education;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